

石麟著

稗史迷踪——另类中国古代小说史



NLIC2970818426

中州古籍出版社



石
麟
著

碑史迷踪——另类中国古代小说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NLIC2970818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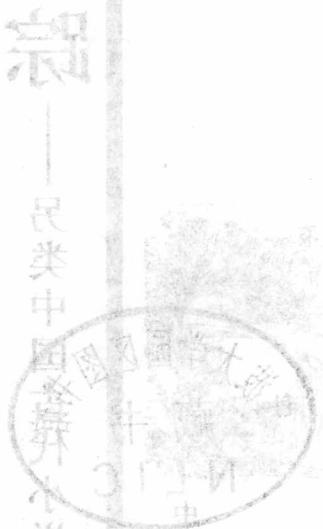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稗史迷踪:另类中国古代小说史/石麟著.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348 - 3843 - 9

I. ①稗… II. ①石… III. ①古典小说 - 小说史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①I207. 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7059 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河南省公安厅文印中心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5.5

字数: 330 千字 印数: 1 - 3000 册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801	“群禁”——妇女的“义禁”	1
811	旗面画“良馆”	1
821	曲奏面馆《趣打钱》	1
831	歌女如翠草映《趣拍集锦》	1
841	“星火手”射箭	1
851	“杀猪真鼠不如，兔出	1
861	“非恭姜薦”书中“割牛又断”	1
871	“甜中人肉”是“南葵卿王”	1
881	“回目”随“森对等	1
891	“苦肉计”的演变	10
901	古代小说中让当今某些人汗颜的“环保意识”	18
911	“割席”与“分蒲团”	25
921	你梦见我时，我也梦见你	28
931	花痴、粉痴，都是情痴	42
941	萍踪侠影“昆仑奴”	45
951	如愿以偿的“粉丝”	56
961	混账逻辑的“合理”性	60
971	忙里偷闲	63
981	人头也有假货？	68
991	银子的本色——好动不喜静	72
1001	“情急”与“情极”	76
1011	射箭以定国事	84
1021	最善调情的女子	87
1031	“回目”趣谈	91
1041	狼狈而逃者亦有人学之	98
1051	虎女与犬子	100
1061	给胡人唱曲劝酒的汉家皇后	103

“结义”的变种——“结利”	106
“能员”面面观	118
《好了歌》的前奏曲	127
神佛的威严和草民的灾难	131
话说“毛头星”	133
比武，可不是真厮杀！	135
“满汉全席”中的“葱姜蒜韭”	137
“三顾茅庐”与“四入卢府”	146
等级森严的“呵斥”	149
以人当兵器的男女英豪	151
通俗小说作家对“去年元夜时”一词作者的投票选择	154
运动·喘气·说话	156
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究竟是什么？	159
华裔的古典的通俗的“变色龙”	162
美女将军与矮子将军的怪味姻缘	168
急惊风偏遇慢郎中	171
发生“剧变”的地穴藏人数字	176
《金瓶梅》“美人秋千诗”从何而来？	178
忒阴毒的战阵	179
为贪一物而致人于死地的混账王八蛋们	181
“净坛使者”的来龙去脉	188
落水方可超凡脱俗	192
“灵台方寸”与“斜月三星”	194
“渣药”和“药渣”	195
保贞操的“针衣”	200
从“养眼”与“恶心”谈起	202
酷刑·非刑	205

小说·唱词·无声戏	210
身份下贱而性气高傲的春梅及其同调	213
潘金莲·王熙凤·林黛玉	216
挥动皮鞭打老婆的男人及其“反动”	221
“出墙红杏”的悲情思恋	225
醉汉·怒骂·红刀子·白刀子	227
风流上下流	232
喂！和尚，你在敲什么？	233
“定土”与“定水”	236
被“恶搞”的“新月诗”及其作者之谜	237
“生祠”·“生位”的荣辱悲欢	241
比兴的最低境界	247
“化鱼”：美丽的淫移与美丽的恐怖	250
装神弄鬼地判案	252
唐伯虎的“追星族”	258
假戏真做	262
断弦，恐有人窃听	265
这些人，割自己的肉，干什么用？	267
卑贱者的绝地反击	274
贪淫好色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	278
从“偷丫鬟”到“经济嫖”	281
孔夫子也得写八股文才能有名禄地位	287
“不淫人妻子必有好报”的背后	292
充满调笑色彩的“黄色歌曲”	305
以死殉夫的烈妇及其“烈”父母的内心隐秘	308
“女子”抗暴的绝招——掣刀亮剑	313
狐狸“遭劫”的前前后后	318

最下流的调笑	325
“徐娘”究竟有多老?	330
水鬼·替身·人性光闪	335
死人斩了活人脑袋	339
时光老人真是一个坏老头	341
我愿变成什么?	342
闺房隐语	345
不伦不类的“头衔”	349
托“千斤闸”的英雄和强盗	356
“禄蠹”小姐	360
永恒的“意犹未尽”	364
他们的眼睛随着什么转?	367
喝茶的奥秘	368
你十五岁时在干什么?	371
咽下深情话语的后半句	377
“手里有蜜”和“身上有糖”	379
连类及彼的俏皮话	380
妒忌老婆才华的男人与女扮男装而不愿变回去的女人	382
憨美女子，居然羡慕姐姐妹妹“好老公”!	387
聪明的“傻帽”	388
银子与洋钱	392
代跋：为伊消得人憔悴——我的小说情缘	396
202 “曲解心黄”和遂曾哭断肠	
205 醉醉山内的叔父“娘”其从医擦伤失眠乱	
313 淳良氏障——醉醉山里的“舌头”	
816 试问谁剪掉“燕雀”翼孤	

群山万壑赴荆门（代前言）

只有丰美葱茏的群山万壑才能孕育王昭君这样的玉树琼枝，只有连绵起伏的中国小说史才能孕育《水浒传》《红楼梦》这样的阳刚美或阴柔美之极致。

要想真正了解《水浒传》《红楼梦》这样巅峰绝顶之作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来一番纵横交错的巡礼。

所谓“纵”，即它的阶段；所谓“横”，即它的流派。

从“纵向”来看，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可以分为五大阶段：

第一，先秦至西汉。此阶段可谓“无小说”阶段，但是却有小说形成的诸多因子。如上古神话传说、先秦寓言故事、先秦两汉史传文学、民间讲唱艺术、巫歌巫舞、俳优活动、方术等。在这些文学艺术方式和文化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蕴涵着小说形成的因子。换言之，它们都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笔者主张“多源论”，但对于文言小说而言，其主要来源应该是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对于通俗小说而言，其主源则应该是民间讲唱艺术。这，大概又可算作是“多源论”前提下的文言、通俗小说不同的“主源说”了。

第二，东汉至隋。此阶段可谓“准小说”阶段，这一阶段的准小说主要有三大类。其一，杂传小说，如《穆天子传》《越绝书》《吴越

春秋》中的某些片断和《燕丹子》《飞燕外传》等篇章。其二，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幽明录》《搜神后记》《续齐谐记》《拾遗记》等著作中的某些篇章。第三，志人小说，如《语林》《世说新语》《笑林》《启颜录》等著作中的一些片断。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作品，从整体而言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小说，只能说它们中间有些大体上接近小说的篇章或片断。因此，我们只能称之为“准小说”或“次小说”。



《柳毅传》插图

选自明刻本《绿窗女史》

第三，唐代。这是文言小说的成熟阶段，代表作便是传奇小说。唐人传奇小说的名篇佳作实在是太多了，大致上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单篇的佳作，其中尤以反映爱情生活者居多，如《任氏传》《柳氏传》《李娃传》《柳毅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无双传》等。二是集子中的某些好篇，其中尤以反映武侠内容者居多，如《甘泽谣·红线》《传奇·聂隐娘》《传奇·昆仑奴》《酉阳杂俎·僧侠》《集异记·贾人妻》《原化记·车中女子》等。

第四，宋元。这是通俗小说的成熟阶段，其代表作是话本小说。

宋元话本保留到今天的作品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讲史话本，如《梁公九谏》《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全相平话三国志》《薛仁贵征辽事略》等。二是说经话本，只有一种留到今天，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是小说话本，保

留至今者大约有五六十篇，基本上被收在《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集子中。

第五，明清。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全面达到高峰的时代，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也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全都臻于极致。长篇通俗小说被称之为章回小说，其中第一流作品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短篇通俗小说被称之为拟话本小说，而且都是结集出版。除“三言”“二拍”以外，还有一大批拟话本集流传到今天，至少有五十多种。其中，李渔的《连城璧》《十二楼》堪称仅次于“三言”“二拍”的佼佼者。文言小说则有三大发展趋势，一是传奇小说越写越长，从元代宋远的《娇红记》发端，到明代前中期，竟至成批涌现出字数以万计的长篇巨制，如《贾云华还魂记》《钟情丽集》《寻访雅集》《龙会兰池录》《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刘生觅莲记》《李生六一媛》《怀春雅集》《传奇雅集》等，延至清代，还出现了长达二十万字左右的《蟫史》。二是“虞初体”小说，亦即从唐人传奇小说中发展而来的那些极富文学色彩的人物传记类的作品。三是传奇小说与志怪小说合集，这种现象在当时最为常见，清代愈加突出，《聊斋志异》就是典型。《聊斋》而外，清代较为优秀的传奇志怪小说合集还有《新齐谐》《夜谭随录》《萤窗异草》《谐铎》《小豆棚》《耳食录》《客窗闲话》《埋忧集》《益智录》《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

说罢“纵”，再说“横”。从“横向”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可以按其题材划分为九大派别。

一之曰“史传”小说。此类作品多半都有史料作为根据，或者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作为叙述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它能起到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甚至具有史鉴功能。如唐人传奇中的《高力士外传》《东城老父传》等，如一大批虞初体小说，如话本小说中的《老冯唐直谏汉武帝》《隋炀帝逸游遭谴》等，尤其是章回小说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洪秀全演义》等均属此类。

二之曰“神异”小说。此类作品或真正“发明神道之不诬”，或借神异而写现实，或寓哲理于其中，或具讽刺于言外，总之是在神异的背后有所蕴涵。文言小说从六朝的《白水素女》到晚清的《海底奇缘》，此类作品极多。话本小说则有《西湖三塔记》《寄梅花鬼闹西阁》等作品。古典小说总目

三之曰“英雄”小说。此类作品从史传小说中分化出来而自成一家，以英雄人物为叙述的核心，其间高涨的是英雄气概、侠义精神、阳刚品格。《燕丹子》而下，如《虬髯客传》等文言小说均衣钵相传。话本小说中亦有《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猛将军片言酬万户》等佳作。古典小说总目至于章回小说，在《水浒传》的影响下，“说唐”古典小说总目“说岳”古典小说总目“杨家将”古典小说总目“呼家将”等可谓不绝如缕。古典小说总目

四之曰“风情”小说。此类作品写痴男怨女之浓欲艳情，其中作品有极其纵欲者，亦有极端纯情者，而且，其中囊括了社会各阶层之情欲观。从唐人传奇佳作《游仙窟》到明代艳情长篇《天缘奇遇》，文言小说中此类多多。从话本小说《刎颈鸳鸯会》到拟话本小说《赫大卿遗恨鸳鸯缘》，白话短篇小说亦不示弱。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章回小说中的张扬情欲之巨制，从《浪史》到《海上花列传》，其名目也是长长的一串。

五之曰“公案”小说。此类小说一开始只是写清官断案之聪明睿智，后来，又加入侠客帮忙其间，最终成为二者合流之侠义公案小说。文言小说中，唐代的《苏无名》、清代的《胭脂》等，均乃抽丝剥茧，推理严密之佳制。话本小说中的公案之作，则带有更多的世俗背景，如《简帖和尚》，如《审烟枪》等。章回小说中的作品，则多半显示出公案侠义合流的特点，如《施公案》《三侠五义》等。

六之曰“家常”小说。此类小说写市井家庭琐事，描摹世态人情，通过平凡的人和事，往往能写出不平凡的意义，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唐人传奇《叶限》、清代小说《麻风女邱丽玉》等，都是文言小说中善恶斗争的佳篇。话本、拟话本小说中的《快嘴李翠莲》《百和坊将无作有》等，则展现了生活本身的五颜六色。章回小说从《金瓶梅》到《红

《红楼梦》中的诸多鸿篇巨制，更是达到了此类作品，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颠峰状态。

第七之曰“才美”小说

此类小说乃下层文人风流艳想的结晶，是一种非神异但却超现实的作品，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梦呓之作。文言小说如《流红记》《娇红记》等可谓开启端倪，从话本小说《风月瑞仙亭》到拟话本小说《风流配》等亦步武其后。至于章回小说中的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则更是此类之“集大成”者。

第八之曰“士流”小说

此类小说以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为描写中心，而古代士人的生活无非是读书、考试、做官的人生三部曲，因此，此类作品重点描写科场和官场，当然，有时也涉及文人生活的其他方面。文言小说有《枕中记》《书王士俊》等，拟话本小说有《老门生三世报恩》《巧书生金銮失对》等，章回小说则有著名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

第九之曰“社会”小说

此类作品着眼于国家大事，或写时事新闻，或写社会现状，或写政治理想。从中往往能体现作者对现实的批评或对未来的憧憬。文言小说如《五人传》《圆圆传》等，话本小说之《胡少保平倭战功》《侯官县烈女歼仇》等，然均不多见。此类最多的是章回小说，从《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到《黑籍冤魂》等数十部长篇小说，可谓写尽了各个时代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

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与“横”分别进行简介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纵”与“横”之间是怎样一个“交错”。

大体而言，中国古代小说是文言小说的成熟早于通俗小说，而文言小说形成的主源又是史传文学，故而，古代小说最早出现的应该是“史传”一类。东汉至隋代的杂传小说其实就是由野史杂记演变而成。随即，史传小说又长上了两只翅膀，一为“神异”色彩，一为“英雄”气质，于是，《燕丹子》一类英雄小说应运而生，《搜神记》中的神异之作也风起云涌。而在我国文学史上，素来都是阳刚与阴柔相反相成的。既有荆轲的感天地之壮气，当然也就有飞燕的媚君王之柔情。总之，在

汉魏六朝的“准小说”阶段，历史的、英雄的、神异的、风情的四大题材均已出现。

小说至唐代为一大变，唐人传奇是成熟的文言小说。唐代作家不仅将“传奇”当做一种可以虚构的文学体裁来写，而且取材也愈加广阔。除了史传的、英雄的、神异的、风情的四大题材而外，“公案”小说、“家常”小说、“士流”小说也渐次出现。不过，若论唐人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却无非是两大方面——“英雄”与“风情”，几乎所有的名篇佳作都出自这两大类。其他几类，或退居次要，如历史小说、神异小说；或刚刚抬头，如公案小说、家常小说、士流小说。当然，笔者的这种观点，首先是站在“质量”的基础上，然后谈其“数量”的。换言之，笔者所言的唐人传奇小说的主流与否，是以优秀作品为对象进行评价的。或许唐代文言小说中的“神异”之作数量并不少，但一百篇劣质作品照样赶不上一篇成功之作。

宋元话本小说，代表了通俗小说的成熟。这种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当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弄得风生水响的时候，同样展现了作者们对题材的选择。因为它要通过说话艺术招徕观众，艺人们要靠这种形式换一口饭吃。故而，话本小说的作者们或曰演讲话本的民间艺人们必然会迁就以市民为主的一般民众的审美趣味。如此一来，“风情”之作仍然占据上风。其次才是“公案”的、“神异”的、“史传”的、“家常”的、“英雄”的、“士流”的各类作品。值得指出的是，元代的文言小说《娇红记》，开辟了“才美”小说之先河，这大概也可以算得宋元小说一般情况下一个特异。

元末明初，章回小说开始出现，很快就战胜了其他小说样式而成为创作和传播的主流。章回小说在取材方面运行的轨迹是非常清晰的。首先是史传小说，随即是英雄小说，同时是神异小说，稍后是家常小说，这也就是被笔者称之为明代小说的四大潮流的发展步调。晚明，章回小说中的风情、公案、才美、社会等类作品次第登场。入清，史传小说成为强弩之末，而家常小说却逐渐臻于极致。同时，士流小说也体现了其

惊人的魅力。清中叶，英雄与公案合流，成为侠义公案一路。当然，也有些英雄小说和公案小说仍然保持了各自的特质，继续向前发展。清末，社会小说虽大量出现，但却不甚耐读。更多的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仍然是英雄小说、公案小说以及二者合流的产物，而当时之知识阶层所喜爱者则是家常小说和才美小说。除了中国古代小说自身的纵横交错而外，在探讨其发展的脉络的时候，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小说以外的其他文学样式如诗歌、散文、辞赋、戏曲乃至民间讲唱文学与小说的双向交流。尤其是古典戏曲，与中国古代小说堪称一根青藤上同时生并肩长的葫芦兄弟，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时甚至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孕育。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墨家的以及道教的、汉传佛教的……三教九流，都从各自的角度或层次灌溉了小说，使之茁壮成长。

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明确：本书所研究的“小说”指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不成问题，但实际上却大有问题，因为中国古代很多文献中所谓“小说”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从文体学意义上所说的“小说”。

且看以下说法：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外物》）
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经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桓谭《新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班固《汉书·艺文志》）
以上这些言论中的“小说”概念与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庄子所谓“小说”，是与“大达”相对的“琐屑言论”的意思。桓谭所谓“小说”，是将那些譬喻某种“小道理”的故事、传说、寓言等“残从小语”合在一起而作的“短书”。（章炳麟《文学总

略》云：“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经亦官书，故长如之，其非经律，则称短书。”汉代凡经、律等官书用二尺四寸竹简书写。其他书籍，包括“子书”在内，均以短于二尺四寸竹简书写，称为“短书”。班固虽然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小说”与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流”并列，称之为“诸子十家”，但却说了这么一句话：“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在这位历史学家的心目中，大概只能算作诸子中的等外品，是“短书”中之“短书”也。因而，班固所谓小说家所作之“小说”，与我们今天的“小说”文体仍然不是一回事。

自《汉书·艺文志》而下，从唐初长孙无忌、魏征等人修撰的《隋书·经籍志》直到清中叶纪昀等人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很多历史文献中都著录了“小说家”的作品，但多半不是小说。

如此一来，首先必须正名：本书所研究的“小说”指的是什么。

第一，它必须是以叙事为主的，而不是以议论、说明、抒情为主的。

第二，它必须是写人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具有人格意味的神仙鬼怪。

第三，它必须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整体，而不是局部零星或者残缺不全的片断。

第四，它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构，而不是完全照抄历史著作甚或连细节描写都忠实地历史事实。

第五，它必须是以散文为主的，诗词歌赋乃至讲唱艺术因素则只能具有辅助作用。

笔者认为，完全符合上述五条标准的是“纯小说”，这是本书讨论的重点。基本符合以上五条标准但不够严格而全面者，谓之“准小说”或“次小说”。准小说与次小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其区别在于：准小说产生于纯小说之前，而次小说则出现于纯小说之后。符合上述五条标准的前四条而不符合第五条者，谓之“泛小说”，主要指的就是除戏曲之外的某些讲唱文学作品。为什么要将戏曲除外？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

史上，戏曲是与小说并列的一种文体，而其他讲唱文学样式则多半是依附戏曲或小说而存在的。因此，这里将依附于小说而存在的那些讲唱文学样式认作“泛小说”。

笔者根据以上五条标准统计出的纯小说数字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3700篇（部）以上，话本、拟话本小说800篇（部）以上，章回小说70部以上。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书各篇的排列顺序似乎是杂乱的，而实际上却是有序的。本书是以每一篇引用的众多小说作品中在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那一部（篇）的先后顺序排列的。例如第一篇《“苦肉计”的演变》中引用小说作品最早的一部是准小说《吴越春秋》，而第二篇《古代小说中让当今某些人汗颜的“环保意识”》中引用最早的一部则是《搜神记》，《吴越春秋》比《搜神记》早，因此将“苦肉计”那一篇排在“环保意识”前面。其他依此类推。

群山万壑赴荆门。中国古代小说就像那生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大地上的连绵起伏的群山万壑，纵横交错，使人目眩神摇，但其间的来龙去脉还是有迹可循的。以上巡阅，就是对这群山万壑基本走向的一种探索。当然，这张探索图还显得过于粗糙、过于粗略，中间也许还有不少谬误之处。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跳出这群山万壑，方能识得其真面目；同时，我们又要走进这群山万壑，方能穿透“真面目”而识其肌理。本书本节，就是群山万壑外的一“跳”而形成的一“眺”，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鸟瞰。而本书本节以外的其他各节，则是深入到群山万壑中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探迷寻踪，是对中国小说史发展历程许多局部乃至细节的推究。这也就是本节命名为“群山万壑赴荆门”，而本书命名为“碑史迷踪”的本意。

话说到这里，该往下看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了。

书中《迷因》一节，面授一卦，即

丘中《卦疏图》《卦言简》

卷二 李大《文之源》本子

孙策中箭，周瑜为孙策包扎伤口。孙策醉一倒，周瑜趁机将其按倒，周瑜拍打孙策的背部，孙策痛得大叫“疼死我了”。周瑜说：“我打你，你打我，都是兄弟。”

周瑜打黄盖，是《三国志》中的一个典故，讲的是周瑜用苦肉计，使黄盖诈降曹操，从而打败曹操的故事。

“苦肉计”的演变

一提到“苦肉计”，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周瑜打黄盖的故事：

瑜怒不息。众官苦苦哀告，瑜指黄盖曰：“若不看众官面皮，决斩汝首！既犯吾令，且暂免死！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诸官又告，瑜推翻案

桌，叱退诸官，便教行杖。左右将盖剥去衣服，拖翻在地。咬牙切齿，喝令毒打。打至五十，诸官又告。瑜跃起身，指着盖曰：“汝敢小觑我耶？且寄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罚！”恨声不绝而入帐中。众官扶起黄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扶至帐中，昏绝几番。……瑜曰：“今日打黄盖，乃计也。吾欲令他诈降，先须用苦肉计瞒过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决胜也。”（卷之十）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段故事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甚至成为歇后语在民间流传。然而，《三国志》中之《黄盖传》《周瑜传》中都只记



毛本《三国演义》人物绣像